

原住民選民為何不支持民進黨

——一個質性研究的初探討論

包正豪

私立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摘 要

自 1992 國會全面改選迄今，民進黨得票率持續攀升，是台灣政治當中極具影響力的政黨。但在原住民選舉當中，原住民投票支持民進黨的比例一直很低。對於這個現象的解釋，過往主要是以「原住民是國民黨鐵票」來含混帶過，而未有嚴謹的學術討論。但此一說法本身並不正確。原住民選民並不是完全排斥反對勢力。事實上，歷屆選舉當中都有無黨籍或其他政黨（如親民黨）候選人獲得相當比例的選票支持，甚至當選。所以政治現實是，原住民選民並非國民黨的鐵票，他們只是不支持民進黨而已。所以繼續用「國民黨黨務機器徹底滲透控制，同時藉由壟斷資訊的方式，對原住民選民灌輸其他政黨的負面印象，使非國民黨籍政治人物沒有生存發展空間」，此類自相矛盾的傳統觀點，主導我們對原住民投票行為的認識，將導致誤解。鑑此，何以在民進黨的社會支持基礎逐漸擴大之際，卻未能獲得原住民選民的青睞，即為本文問題意識之所在。

為釐清並驗證傳統觀點的正確與否，本文因此嘗試從原住民菁英觀點出發，歸納開放式深度訪談所透露出的訊息，初探討論原住民眼中影響選民政黨支

持的主要因素有那些，以及如何影響的問題。本文的研究發現，將能夠增進我們對原住民選舉行為的認識，並將做為日後個體層次原住民實證調查研究的基礎。

關鍵詞：原住民、民主進步黨/民進黨、政黨認同、政黨形象

壹、緒論

自民進黨於 1986 年成立以來，縱有起伏，但其在各項選舉當中所獲得的選票支持，是呈現整體向上趨勢的。民進黨也因此成為台灣政治當中一個舉足輕重的政黨。2000 年總統選舉的勝利後，更使民進黨成為可與百年傳統的國民黨相抗禮的政黨。然而，在原住民立委選舉當中，時光似乎凝結在威權時代。民進黨在這個政治場域，一直難以獲得原住民選民的支持。衡諸自 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以來的歷史，除 2004 年，陳瑩代表民進黨參選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在其父陳建年和民進黨政府傾全力支援下¹，以 8,364 票（得票率 13.23%）當選一次外。其他年度的選舉，民進黨不是因為找不到參選人而缺席，就是連 10% 的選票都拿不到而敗北。

對於這個政治現象的解釋，社會上，一般抱持著「在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即已經將原住民牢牢地綁在政黨內部，而失去自主性」（海樹兒，2007）的看法，而用「原住民是國民黨鐵票」的理由來含混帶過，卻未有嚴謹的學術討論。之所以如此，當然主要是原住民人口數較少，對台灣整體政治的影響力相對較低，因而不受重視之故。然而，以原住民立委保障名額 6 席，從立法委員總額為 113 席的條件下來看，民進黨的不受青睞，意味著國會席次先輸 6 席，對政黨國會勢力消長，有相當影響。只是「原住民是國民黨鐵票」的說法本身並不具備說服力。從選舉結果來看，原住民選民並不是毫無選擇地盲目支持國民黨，而完全排斥反對勢力。歷屆選舉當中，都有無黨籍或其他政黨（如親民黨）候選人獲得相當比例的選票支持，甚至當選。所以政治現實是，原住民選民並非國民黨的鐵票，他們只是傾向不支持民進黨而已。鑑此，何以在民進黨的社會支持基礎逐漸擴大之際，卻未能獲得原住民選民的青睞？易言之，值得深究的問題是，為何原住民選民的投票行為迥異於一般漢人選民，會如此排斥民進黨？

¹ 陳建年於 1993-2001 年間擔任台東縣長，時為國民黨籍。2002 年被民進黨政府任命為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退出國民黨。其女陳瑩，則於 2004 年代表民進黨參選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當選。競選期間，社會輿論對於原住民族委員會介入輔選陳瑩一事，頗有批評。而陳建年之後也因為替陳瑩賄選而判決有罪定讞。

現階段有關台灣原住民選民投票行為的實證研究極少，僅有包正豪（2011）以 1992 到 2008 之間共計 6 次立委選舉的投開票紀錄為分析資料，運用跨層次推論方法來推估原住民立委候選人得票變遷情形。該文研究焦點在於原住民選票跨黨流動的穩定性，並非投票抉擇影響因素。因此，雖然該文的研究發現，側面證實原住民選民的投票抉擇「可能」受族群/社會關係影響，但對於解答前述問題的幫助有限。真正和原住民選民投票抉擇較為直接相關的研究，則是包正豪、謝顯音（2013）的研究。該文主要著眼於國民黨的原住民選舉動員模式，透過焦點團體與個人深度訪談方式蒐集資料，以為分析文本。該研究發現，國民黨在原住民聚集區的基層黨務組織，是鑲嵌於原住民社會關係網絡之上的。該文實際觀察到政黨基於認定原住民選民會有族群投票的行為，繼而因應性地發展基層黨務組織，以謀求有效動員而獲得選舉利益。同樣地，由於該研究的分析焦點是在於國民黨的基層黨務組織運作情形，並非直接觀察選民投票行為。縱使研究發現間接暗示原住民選民有族群投票行為，但就其研究性質，難以用來推論全體原住民的投票行為。

這兩篇論文雖然幫助我們揭開原住民投票行為面紗的一角，側面肯定族群認同和社會關係網絡對於原住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但卻仍未碰觸到何以民進黨未獲原住民選民青睞的問題。我們對於原住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因素，仍一知半解，而繼續任憑「國民黨黨務機器徹底滲透控制，同時藉由壟斷資訊的方式，對原住民選民灌輸其他政黨的負面印象，使非國民黨籍政治人物沒有生存發展空間」（海樹兒，2007）此類自相矛盾的傳統觀點，主導我們對原住民投票行為的認識。為釐清並驗證傳統觀點的正確與否，本文因此嘗試從原住民菁英觀點出發，歸納開放式深度訪談所透露出的訊息²，初探討論原住民眼中影響選民政黨支持的主要因素有那些，以及如何影響的問題。本文的研究發現，則將做為日後個體層次原住民實證調查研究的基礎。

² 有關深度訪談受訪者之選擇考慮與基本資料說明，請見附錄。

貳、原住民的政黨認同

傳統原住民社會的公共事務參與文化，其實與現行代議式民主制度格格不入。譬如泰雅是崇尚英雄主義的菁英制，在特定領域有傑出表現者，自然成為該領域的領袖。阿美（邦查）和卑南兩族的公共事務參與模式是會所式社會主義，年齡階層組織決定社會參與的角色與地位，因而年長者有較高發言權。以世家為中心的同心圓階級制度，頗類世襲政治，則見於魯凱和排灣兩族。但原住民傳統統治結構，隨著日本殖民政府在「蕃地」設置警察機關後，逐漸被摧毀崩解。現代國家機構力量進入原住民社會，逐漸取代既有部落社會控制勢力（何信安，2002：28；莊順統，2008：79-81）。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蕃學校、派出所等組織慢慢成為部落當中的主要社會團體，而殖民政府透過指派其屬意人選成為部落領導人物，形成新的原住民地方菁英階層（林素珍，2007：14-5）。

二次戰後，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國民政府接續統治台灣。藉由實施地方自治，國民黨政府與原住民地方菁英結合，並獲得支持。民選地方公職取代傳統部落政治當中領導人的角色，進而使原住民部落政治被同化為國家政治體制的一環（藤井志津枝，2001：172-3）。在當時黨國一體的統治模式下，國民黨基層黨務組織亦平行於地方行政機構，設立於原住民部落當中，成為最具影響力的社會/政治組織（包正豪、謝顯音，2013：94-7）。值此同時，國民政府的「山地（原住民）政策」係以同化政策為核心，嘗試藉由普及教育與經濟開發來促進「山地」的「平地化」。這些政策拉近了政府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並促進了原住民社會的近代化（謝順旭，2002：80）。

國民政府的山地同化政策，崩解了原住民傳統部落組織，更重組了原住民社會政治結構（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1998：32-3）。縱使造成原住民的社會文化的斷層，但確實促進社會階級的流動。特別是國民政府的教育政策，讓許多原本毫無機會的原住民青年，可以藉由受教育，來改變自身社會經濟地位，躋身中產階級。譬如受訪者 A 即在訪談過程當中提到：「我小的時候聽到我爸說，【他】能有今天，都是國民黨給他念書...我爸就一直跟我說他很感謝國民黨讓他有念書

的機會。因為他入黨後，就更有機會念書」(受訪者 A 訪談逐字稿)。另一位受訪者 B 也表示：「身為公務員，我父母的經驗是，他們認為今天他們可以在部落裡面有相對好的社會經濟地位，都是國民黨給的」(受訪者 B 訪談逐字稿)。受訪者 F 則表示：「【原住民】認為有機會去讀書，都是國民黨的功勞...而以前軍人不是都要入黨嗎？你入黨就可以放一天榮譽假...這就造成一個概念，就是入黨會有很多福利，對我們(原住民)比較好」(受訪者 F 訪談逐字稿)。而受訪者當中一位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更表示：「早期【原住民】的養成訓練都不多，主要是透過師範體系培訓。在整個國家主義的影響之下，【原住民教師】就都很保守，而且強烈支持國民黨」(受訪者 C 訪談逐字稿)。

受訪者 D 和 E 兩位則進一步闡述教育與社會流動之間的關係及後續影響。受訪者 D 說：「對原住民來說，最容易達到的社會流動機制就是透過教育。相較於其他職業，教師又是最容易取得的工作...一旦成為教師，第一你的生活可以穩定；第二你能在部落或原住民社會取得比較受人尊重和尊敬的一個位置」(受訪者 D 訪談逐字稿)。受訪者 E 則延伸談到社會流動的影響。他說：「原住民在公務系統(意指軍警公教)的比例非常高，這些人又因為社會經濟條件的關係變得非常具有影響力。他們甚至可以直接和頭目對話」(受訪者 E 訪談逐字稿)。受訪者 C 接續解釋為何軍警公教人員在原住民社會當中比較有影響力，他說：「軍公教【因為生活無虞】比較有時間參與部落日常運作，熱衷部落文化的傳承，大家也比較尊重。因為他的資訊來源比較多，懂得如何爭取資源，所以在部落的份量就會比較大」(受訪者 C 訪談逐字稿)。

歸納上述訪談資料，我們可以發現受訪者普遍認同，教育是產生社會流動的重要機制。甚至更進一步認為，在原住民社會當中，教育可能是最重要且唯一能夠產生社會流動的途徑。當國民黨政府在原住民地區給予相當程度教育傾斜，而進一步將這些受過較高教育的原住民人才甄補進入政府體系(軍警公教)後，相對穩定的經濟狀況與較高的社會地位，在原住民社會當中，形塑出一群新的意見領袖階層。這群新的意見領袖階層，無論是出自對國民黨政府的感激，亦或是在體系內政治社會化的結果，多數都呈現一種認同「國民黨是對原住民友善的政黨」

之傾向。而因為這新興意見領袖階層對其他原住民的影響很大，國民黨認同即在原住民社會紮根並擴散。

至於原住民的民進黨認同，雖然自 1986 年成立以來，該黨在原住民社會當中所獲得的支持度一直很低，但歷經卅年後，卻也已經有超過一成（11.6%）的原住民選民表態認同支持民進黨（包正豪、周應龍，2015：15）。政黨認同是個人「自我」（ego）在「政黨」這個群體的延伸（Miller and Shanks, 1996：120）。因此，政黨認同不是「個人」對「政黨」評價之後產生的，而是經由在家庭當中的政治社會化所得來的一種情感的依附和效忠（Niemi and Jennings 1991）。不過，家庭社會化並不是形塑政黨認同的唯一因素，另一個社會化觀點的研究和論點是：青少年高中時期同儕團體的影響，也會形塑個人的政黨認同（Jennings and Niemi 1974）。從社會化理論觀點出發，台灣政黨政治歷經卅年的發展，選民應該已經有足夠長的時間，將其對特定政黨的支持，社會化下一代/同儕，而使其成為對特定政黨的認同者。

從我們的訪談資料當中發現，政黨認同的社會化理論應該可以用來解釋原住民選民如何形塑民進黨認同。所有受訪者當中，舉凡表示自己的政黨態度是傾向中立或是民進黨者，都出自國民黨認同家庭，而且均自承在特定年齡前，自己不是沒有特別政黨傾向，就是比較偏向國民黨。而這些政黨支持傾向的改變，往往是與特定政治事件的發生有關，譬如民進黨政治人物贏得重要選舉之後。受訪者 E 就表示：「小的時候，沒有特別支持的政黨，也不關我的事情啊！一直到陳水扁選市長的時候，那時候高中生都會討論，就開始談政治了。就覺得和我們是很有關係的。普遍整個班都會談這件事情...就覺得綠比較好一點」（受訪者 E 訪談逐字稿）。而另一位受訪者 B 則：「我小時候算是順從家裡的傾向，是比較傾向國民黨。但有趣的是，陳水扁參選之前，2000 年，我都是覺得國民黨很好，對我們部落也好，對我們原住民也很好。但後來民進黨勝選之後，就好像是民進黨比較好（訪問者問：是因為通過原住民權益法律的關係嗎）...對！感覺民進黨好像真的有做事，周遭同學也都這樣看」（受訪者 B 訪談逐字稿）。

除重要選舉結果外，原住民/人權運動的興起，也是激發原住民青年重新思

考自身政黨傾向的誘因之一。受訪者 D 就說：「大學以前，對於政治的事情本來沒有什麼關心。然後到台北念書後，那個資訊的取得和傳遞是很快的。當時正好碰到第三次還我土地運動...我周遭的一些台大的同學都有去參與...而台大時代我唯一參加的社團就是原聲帶。在我唸書的時候，【原聲帶】也不能說偏綠，但他就是反藍」（受訪者 D 訪談逐字稿）。受訪者 F 也表示：「【對於政黨】以前都沒感覺啊，然後比較開始有是從大學。我大學時上《國際公法》，開始比較注意人權這件事情。然後剛好民主基金會辦了一個青年的人權營隊...帶我們認識很多民進黨過往的歷史...之後就開始經常和同學朋友討論，就比較偏向綠」（受訪者 F 訪談逐字稿）。

民進黨在關鍵性選舉的勝選和原住民/人權運動的興起，除事件本身帶給原住民(青年)選民的衝擊和反思外，也形成同儕之間集體討論且相互影響的氛圍，促使他們對既有政黨支持認同之更進一步反省。而更容易受到同儕團體影響而形塑民進黨支持認同的，無非是特定學校環境。譬如另一位受訪者 G 就說：「起初我和家裡差不多，對政治沒有太多關心。但開始進入玉神(玉山神學院)接受神學教育後，玉神本來就是比較本土的，老師和同學都比較傾向綠，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比較傾向民進黨這邊」（受訪者 G 訪談逐字稿）。而碩士畢業生的受訪者 H 也說：「之前都是偏藍，一方面是我沒有特別對政治感興趣，沒有特別去想什麼，然後家裡的氣氛就是這樣(偏藍)...後來因為身邊的朋友都偏綠，就是這種感覺，自從上大學以後，尤其到台大法律，台大法律其實是一個比較綠的地方(訪問者問：是指老師嗎?)。對，朋友也是。所以我那時候就會想說，其實我是不是自己應該要好好想想，應該要試試看投民進黨」（受訪者 H 訪談逐字稿）。因此，我們可以觀察到，在特定學校環境內生活與求學，由於教師和同儕均偏向支持認同特定政黨，更容易傾向改變原有認同，轉而支持特定政黨。

歸納上述討論，我們基本上能夠描繪台灣原住民政黨認同變遷的圖像。早期由於國民黨對原住民社會的穿透，以及隨即而來的教育與經濟發展政策，有利於原住民，使得多數原住民支持國民黨，並隨時間逐漸形成國民黨認同。但在 1990 年代中後期，隨著民進黨在台灣社會逐漸受到支持，甚至開始贏得重要選舉，也

約略在同時，原住民運動和人權運動興起之後，年輕且離開原鄉部落去受較高教育的原住民青年受到思想衝擊，開始反思支持民進黨的可能性。而這群受高等教育的原住民青年，如果是在一個比較親近民進黨的學校內受教育，那就更容易揚棄過去對國民黨的支持或是對政治的冷漠，繼而轉向支持民進黨。然而考慮到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院校比例遠遜於漢人（以現階段大學招生為例，原住民大專學生的粗在學率約只有 50%，遠遜於漢人的 85%）³，因此，可以想見原住民選民，現階段支持民進黨者，仍為少數，但未來或有成長空間。

參、以人際關係為主的投票行為模式

前述討論，初步描繪出原住民（至少就研究範圍內，原住民社會菁英的看法）如何形塑政黨認同的歷程。大致可以了解在威權統治時代，由於黨國體制下欠缺合法反對黨的存在，而威權政體的教育與經濟發展政策，確實讓多數原住民獲利，因而支持國民黨。而後當威權政體民主轉型，反對黨成立之後，年輕的原住民選民離開部落到都會區求學，開始接觸到迥異於部落生活當中所有的政治資訊，輔以諸般政治事件的思想衝擊，一部分人開始反思過去對國民黨支持的合理性，民進黨的支持認同開始萌芽。然而，政黨認同並不能完全解釋原住民選民的投票行為。最直觀的證據是，縱使國民黨認同看似根深蒂固，但在選舉當中，始終還是有非國民黨籍候選人大量贏得選票的現象。一夕之間成立的親民黨，也在 2000 年以來的選舉，瓜分去原本屬於國民黨的選票。這些投票行為都不是政黨認同可以完全解釋的。事實上，有實證研究分析原住民選舉總體資料，發現原住民選舉當中至少有半數選票是屬於候選人的個人選票，政黨的影響未若想像來得大（包正豪，2011）。

所以，在討論到政黨與原住民選民投票行為之間的關係時，受訪者 F 明確地說：「我覺得在我們部落，對政黨的觀念沒有那麼深」（受訪者 F 訪談逐字稿）。並更進一步地說明：：「其實我覺得部落也不就是真的一定支持國民黨，他就是

³ 資料來源為教育部所編之《103 學年度原住民教育概況分析》。

那個安逸，那個穩定，然後看人。」(受訪者 F 訪談逐字稿)。在與受訪者們深入討論原住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因素時，受訪者 A 告訴我們：「部落裡面選舉，不管藍綠，我認不認識你最重要，還會看家族...在部落裡面還是人際關係影響比較大」(受訪者 A 訪談逐字稿)。而在具體說明到底何謂「人際關係」時，受訪者 H 明白說：「國民黨立委很多是我們家的遠親，就是阿美族的遠親，那親戚就該支持一下」(受訪者 H 訪談逐字稿)。受訪者 C 則更進一步指出，部落關係也是重要因素。他說：「選舉還沒來的時候，大家還能夠很同心。一選舉吼，台東的大概都會支持台東的人選。這是人之常情啦！部落主義，還有家族勒」(受訪者 C 訪談逐字稿)。換言之，一個以血親關係為核心，同心圓式地擴散到部落，再到地域的人際關係網絡，是原住民投票行為當中很關鍵的因素。

然而個人或家族關係網絡的涵蓋面終究有限。當原住民立委選舉的選區囊括整個台澎金馬地區時，個別候選人，根本不可能，只仰賴個人或家族關係網絡來爭取選票。但是在原住民眼中，關係網絡還是可以建立的。一個原本和選民毫無直接關聯的候選人，可以透過面對面的接觸，參與選民的社交活動，建立起專屬的關係網絡。受訪者 E 便直言：「把臉露給人家看，這在部落裡面很重要」(受訪者 E 訪談逐字稿)。那就選舉而言，有多重要呢？受訪者 B 給了我們一個很絕對性的答案。他說：「對部落長輩來講就是，第一個關鍵條件就是你有沒有來看過我？有沒有來跟我打招呼？你有了這個，我才會稍微聽一下你的政見是什麼東西」(受訪者 B 訪談逐字稿)。因此，我們可以了解，面對面的直接接觸，對原住民選民是很重要的。面對面接觸經驗的有無，直接地決定原住民選民，是否會將特定候選人納入投票抉擇的考慮對象。

正是因為「原住民就是很重視那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受訪者 F 訪談逐字稿)，而國民黨充分體認到這點，所以將它的基層黨務組織鑲嵌在原住民社群當中的社會活動之中(包正豪、謝顯音，2013)。具體的表徵就是「你那個婚喪喜慶啊，國民黨什麼主任是一定會來的」(受訪者 F 訪談逐字稿)。輔以原住民社會裡的意見領袖階層多具備國民黨認同。這些意見領袖，以受訪者 F 的說法：「掌握【階層】權力的這一輩，大概都是公務體系，譬如老師出身，或是公務員出身

的，而他們的推薦和意見影響很大」(受訪者 F 訪談逐字稿)。因此，在平日和選舉期間均能夠憑藉自身在部落裡的影響力，替國民黨進行選舉動員。

不過，建構關係網絡的選舉動員模式，並不專屬於國民黨。其他政黨或無黨籍政治人物也同樣可以仿效。只要紮根夠深，是能夠有所收穫的。受訪者 A 便舉例說：「我們部落幾乎都是藍的，【但】部落裡【傳道】十五年的牧師(原擬以民進黨籍參選，正式參選時是無黨籍)，出來選舉，部落裡面幾乎所有的票都投給他，那無關藍綠」(受訪者 A 訪談逐字稿)。連任三屆的無黨籍山地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基本上也是採取這樣的選區經營模式，而成功地鞏固她的選舉支持。

但有趣的是，民進黨籍候選人鮮少採取這樣的選區經營方法。可以這樣說，民進黨籍候選人和選民之間的關係是相對疏離的。受訪者 A 這樣評論說：「至少在我成長過程，他們(民進黨)沒有走到部落，所以感覺不是很密切...民進黨一點也不親民」(受訪者 A 訪談逐字稿)。事實上，自 1992 迄今，代表民進黨參選原住民立委的人，從來沒有連續重複參選的，幾乎都是臨時提名，選後即銷聲匿跡，而未持續耕耘選區(包正豪，2011：93)。即便有部分民進黨籍候選人嘗試走進部落，但他們的態度是往往是「反正票很少，那就算了，不必多花力氣」或是「有種傲氣，就是那種你們(原住民選民)都是受國民黨愚弄的人，是根深蒂固的愚民」(受訪者 F 訪談逐字稿)。當民進黨及其候選人疏於經營選區，未能積極建構並維持支持民進黨(或個別候選人)的社會網絡，又抱持「高人一等」的心態和選民接觸，完全與原住民選民投票抉擇行為所重視的方向，背道而馳。因此，難以獲得原住民選民的支持。

肆、民進黨的政黨形象

依據前開討論，大致可以描繪出民進黨在原住民選舉政治裡的困境。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原住民教育和經濟發展政策，替原住民社會帶來「現代化」，拉近了國民黨與原住民的距離，並藉機培植了一群在原住民社會有相當影響力的新興意見領袖階層，致使國民黨在原住民社會當中，獲得相對廣泛而穩定的支持。另

一方面，民進黨欠缺長期的基層組織耕耘，無法貼近原住民所重視的人際關係網絡，也讓該黨難以開拓原住民選舉支持。因此，民進黨所能仰賴的，也是該黨在一般選舉當中，最經常使用的策略，就是透過宣傳理念方式來說服或動員選民的策略。某種程度而言，民進黨一般選舉支持的持續成長，應歸功於此。但這種策略似乎未能成功獲得原住民選民的認同與支持。民進黨在原住民選舉當中的得票仍然偏低，反而是無黨籍候選人的空間比較寬廣。對於這個現象，受訪者 D 直言：「就算這些人（原住民選民）反藍，他投票時後還是可能會投給藍，因為他也不認同綠，就投不下去綠的」（受訪者 D 訪談逐字稿）。受訪者 F 也說：「部落不一定支持國民黨，可是他對民進黨是反感的，那就會開始影響」（受訪者 F 訪談逐字稿）。

至於為何會對民進黨反感，不認同綠呢？所有的受訪者都給予相類似的答案，歸納訪談結果後，我們可以發現，關鍵在於民進黨在原住民選民心中的政黨形象。如同受訪者們所說：

覺得民進黨就是破壞的、暴力的，很負面的。（受訪者 E 訪談逐字稿）

我小時候的印象就是他們（民進黨）上版面就是在打架，然後部落其實不太喜歡有紛爭...一開始就覺得排斥這個政黨，怎麼會一天到晚在打架。（受訪者 A 訪談逐字稿）

民進黨就是來亂的...他們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是，民進黨就是愛抗議。
（受訪者 F 訪談逐字稿）

很多人都認為民進黨是社會動亂的根源...民進黨就是挑動社會對立。
（受訪者 D 訪談逐字稿）

民進黨於 1986 年成立以後，為實現政治理念，主要是以大規模街頭運動和立法院內激烈肢體抗爭為主要手段。同時，長期以來民進黨也經常被視為是具備暴力傾向的政黨。因此，根據陳明通（1998）以 1989 到 1996 年間 7 次中央與地方選舉選後全國抽樣調查資料所做的研究，有超過六成以上的台灣選民認為民進黨是激進的政黨，而認為民進黨具有暴力傾向的比例也超過五成。換言之，在

1990年代前期，「街頭抗爭」、「議會打架」、「暴力」等刻板印象，是深深烙印在台灣選民心目中的。但2002年游清鑫的研究就發現，這種刻板印象有扭轉的趨勢。2000年陳水扁贏得總統選舉後，選民第一印象認為民進黨是「激進暴力」的比例，已經快速降到7.3%（2002：98）。不過鄭夙芬（2004：206）的質性研究則指出，整體而言，選民對民進黨的暴力偏激刻板印象仍然存在，但比較能夠持平來看待這個現象。

從本研究所蒐集的訪談資料來看，我們可以發現，經過近卅年的時間，在原住民選民的心目中，民進黨暴力激進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至於政黨形象與投票抉擇之間的關係，林聰吉、游清鑫（2009：201）的實證研究結果則肯定兩者之間的連結，認為政黨形象做為民眾腦海中刻板印象的一種，可以提供認知圖或認知捷徑，為選民簡化外界繁複的政治資訊，以決定投票的對象。因此，我們應當能夠合理地推論，原住民選民對民進黨的刻板印象，會反應在投票抉擇上面，因而比較不願意投給民進黨。

另一個可能會影響原住民選民投票抉擇的原因，是民進黨長期以來的國族認同主張，排斥了原住民的存在，導致原住民選民對民進黨的反感。譬如受訪者D就告訴我們說：「這和民進黨的政治理念有關連性。他強調台灣獨立，但他這個台灣獨立思想，是沒有原住民的概念在裡面的，就是一種閩南沙文主義」（受訪者D訪談逐字稿）。台灣社會長久以來存在著統獨爭議，而從民族國家的觀點出發，近代國家認同是以族群歷史和文化感情認同所形成的民族認同為基礎（吳乃德，1996：5）。「台灣人」原本是與「外省人」相對的「省籍」劃分，但已經演變提升到國家認同的層次，而逐漸有國族（nation）的意義，而與「中國人」相對立。然而民進黨長期以來「台灣人出頭天」的政治訴求裡面的「台灣人」，其實指的是本省人（陳明通，1998）。更精確一點地說，指的是閩南人。

雖然台灣社會現在普遍用閩南、客家、外省，以及原住民四大族群來指稱台灣人，但無可諱言的是，原住民其實是南島民族（Austronesian peoples or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從種族、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面向來看，和閩客外省等漢民族是有明顯差異的。受訪者E就告訴我們說：「原住民為何不自

稱自己是『台灣人』？在歷史經驗、族語系統之下，（閩南、客家、外省人）對我們來講都是外人」（受訪者 E 訪談逐字稿）。而且，基於過去的不愉快歷史經驗，原住民對於閩南人的觀感並不好。阿美/邦查族語當中的閩南人有某種負面意義，與奸商同義。⁴受訪者 D 也在訪談中明白地指出：「閩南人在我們（賽德克）部落裡面本來印象就不好，本來就是自私嘛！」（受訪者 D 訪談逐字稿）。

當民進黨的台獨意識形態訴求是以閩南人為核心時，原住民縱使不滿國民黨統治，但民進黨的統治也是「殖民統治」。受訪者 E 這樣說：「當台派獨派談掠奪（意指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的統治），總是義正詞嚴，嘴角發沫。把話題轉到原住民的時候，他們全都安靜了」（受訪者 E 訪談逐字稿）。受訪者 B 更是直白地說：「福佬漢裔的台獨份子，脫華都脫假的，想驅逐中華民國，取而代之，繼續殖民台灣。台灣共和國，根本就是「中華民國 2.0」，繼續壓榨原住民，換湯不換藥的殖民」（受訪者 B 訪談逐字稿）。因此，本來就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原住民，會對抱持台獨意識形態，又帶著閩南沙文主義的民進黨，有所疑慮，而不願意在選舉當中支持該黨。誠如受訪者 A 所言：「民進黨另一個會【被】排斥的原因就是大家很怕被利用，就是民進黨現在不是多數想要台獨嗎？」（受訪者 A 訪談逐字稿）。

伍、代結論

原住民投票行為研究，在學術界一直是乏人問津的研究課題。最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原住民選區孑然獨立於一般選舉之外，而對台灣整體政治影響力又低之故。其次，原住民選舉結果看似欠缺變異性，來來去去，總是固定的政黨和熟識的候選人當選。因此，只消一句「原住民都是國民黨鐵票」就可帶過，感覺

⁴ 受訪者 E 以阿美/邦查族語當中對各族群稱呼，來說明原住民（阿美/邦查）對各族群的觀感。阿美/邦查族語當中的閩南人，被稱作 *Taywan*，意思是奸商。客家人，被稱為 *Ngayngay*；外省人被稱為 *holam* 或是 *kowaping*，基本上就是他者的他稱（意即聽到其他人怎樣稱呼客家和外省人就借用過來稱呼）。這當中只有 *Taywan* 有很明確的負面意思，可見原住民和閩南人的相處經驗並不好。

完全不需要系統性地深入研究，畢竟如此「單純」。但近年來，慢慢有相關研究出現，開始碰觸這個課題。此類研究，或透過運用總體或個體資料的實證分析，或者是運用民族誌和深度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使得原住民選民投票行為逐漸被「看見」。而從這些既有相關研究發現來看，過去卅餘年來，台灣投票行為研究所累積的研究成果，那些用以解釋選民投票行為的理論，恐怕並不能有效幫助我們去認識理解原住民的投票行為。事實上，要從事原住民相關研究，我們有必要從原住民的視角來看待研究問題，方能避免做出看似嚴謹，實則荒謬的研究。

有鑑於此，在開始蒐集原住民政治行為個體層次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之前，研究者先以立意取樣方式，訪談原住民社會菁英，嘗試了解原住民如何看待並詮釋，民進黨何以不受原住民選民青睞的現象。之後再以歸納所得發現，作為後續實證研究的基礎。根據深度訪談所得資料，本文歸納出三個影響原住民投票抉擇的變數。首先是政黨認同。一般看法是原住民普遍支持國民黨，所以自然排斥民進黨。雖然選舉結果直觀地駁斥這樣的說法，但已經有實證研究結果證明，國民黨確實受到相對多數原住民選民支持。不過民進黨認同比例偏低，是有其他原因的。訪談結果顯示，會有民進黨認同的原住民選民，多數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一輩原住民。在中學或大學時期負笈都市，接觸到較多政治資訊後，方開始逐漸轉變原生家庭所有的政黨傾向。同時，重要政治事件（1994 陳水扁當選市長和 2000 當選總統）發生時已經是高中生年紀的原住民，也比較容易轉向支持民進黨。因此，未來進行個體層次的實證研究時，蒐集受訪者個人基本資訊時，應該要了解高中以後的求學地點，而不能僅是用現在戶籍地/居住地來分析。其次，實證研究時，應該避免傳統年齡三分或五分的分類方式，而導入政治世代的概念，比較 1980 年（1994 年時開始就讀高中）前後出生的受訪者，是否在政黨認同上有明顯差異，繼而影響其投票抉擇。

其次是以人際關係為主之投票模式的影響。觀察訪談資料，可以清楚地發現原住民投票行為受到人際關係影響很大。原住民社會的互動模式與漢人社會迥異，彼此之間互動極為密切，而且非常強調關係網絡，包括宗族血緣的關係、教會組織的關係（包正豪、謝顥音，2013）。社會學研究途徑認為選民的投票決定

會受到社會系絡 (social context) 的影響，選民透過各種不同形式的「系絡」，例如環境、人際網絡互動、宗教組織、政黨組織、媒體閱聽去獲得政治資訊。當資訊明顯對某個政黨有利時，選民投給該黨的機率就會增加。因而啟發研究者進一步思考，過去國民黨組織深入滲透原住民社會，在原住民社會當中形成一種「支持國民黨的多數氛圍」。多數原住民選民所聞所見，都是有利於國民黨的資訊，因而提高選民投票給國民黨候選人的機率。但在原住民社會裡面是不是欠缺對民進黨相對有利的系絡，因而導致民進黨候選人的不受青睞。

最後是政黨形象。政黨形象的刻板印象有資訊濾鏡的功能，當原住民選民對民進黨的刻板印象是暴力激進時，因為和原住民傳統和諧價值有所扞格，所以可能會導致原住民選民不願意投票支持民進黨候選人的結果。但更有趣的是，原住民的國族認同可能與一般漢人完全不同。原住民可能不會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或「中國人」。當民進黨被視為是站在台灣族群分歧線中本省/台灣人認同這邊，代表本省/台灣人的利益時，原住民可能不會認為自己被代表了。從政治共同體層次來看，原住民到底如何自我認定，就極有可能影響他們對於特定政黨的支持程度。從訪談資料當中，我們基本上可以觀察到，民進黨的「閩南沙文主義」刻板印象，是原住民對民進黨反感的因素之一。但是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是否就能夠被原住民所接受呢？如果原住民既不能接受閩南沙文主義，也不願意接受中華民國的國族概念，那兩者之間何者更讓原住民厭惡一點，或者為解釋原住民投票抉擇行為的關鍵因素。這些問題均亟待實證研究驗證。

作為一個初探性研究討論，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在進行大規模電話調查之前，先行對研究問題做一番整理和探討，避免想當然爾地直接引用西方投票行為理論和過往對台灣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發現來設計問卷問題，卻忽略了原住民視角，而做徒勞無功的研究。歸納訪談結果，本文大致揭露，至少是原住民社會菁英，對原住民為何不支持民進黨的看法。植基於此，研究者計畫於 2016 總統及立委選後，進行以全體原住民選民為母體的電話抽樣調查。希望透過個體層次的量化研究方法來驗證，以質化研究所得之初步研究結論所做的理論假設，是否能獲得實證證據支持，進而釐清極具爭議性之有關原住民投票行為的社會傳統觀點。

附錄

為尋找能提供最多資訊的受訪者，同時也顧慮到研究可行性和能量，在邀請受訪者時，研究者優先考慮原住民族電視台的新聞記者，他們全都具備原住民身分，且因為工作關係，必須經常深入部落，或是都市原住民聚集區域，與一般原住民有密切往來，較能夠透過這些記者來了解一般原住民的想法。其次，基督教是原住民社會當中最重要宗教信仰，而又以基督長老教會的會眾最多，所以本計畫訪問了兩位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其中一位係花東某部落出身之牧師，迄今仍與地方部落保持密切聯繫。另一位牧師則是完全的都會原住民，主要活動範圍限於北部都會區原住民社群。

為了解較深入的觀察，本計畫也訪談一位曾在多所大學任教的原住民學者，該學者熱心參與保障原住民權益的非政府組織活動，能提供較多原住民運動者的觀點。同樣的理由，本計畫也訪談了一位獨立紀錄片導演，是比較激進的原運參與者。最後是一位碩士畢業生，用以代表最新年輕人的想法。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編號	族群別	原住民身分來源	學歷	自我認定的政黨傾向 ⁵
A	布農族	父母均為原住民（布農/拉阿魯哇）	大學	無政黨偏好
B	卑南族	父母均為原住民	專科	無政黨偏好
C	阿美族	父母均為原住民	神學院	偏綠
D	賽德克族	父母均為原住民	博士	無政黨偏好
E	阿美族	父母均為原住民	專科	偏綠
F	卑南族	原漢混血，母系為原住民。	碩士	偏綠
G	阿美族	父母均為原住民	神學院	偏綠
H	阿美族	原漢混血，父系為原住民。	碩士	無政黨偏好

⁵ 此處所列政黨傾向，係由受訪者自我認定。

參考文獻

包正豪

- 2011 〈原住民政治版圖的持續與變遷：1992-2008 立委選舉的總體資料分析〉。《選舉研究》18(2)：87-120。

包正豪、周應龍

- 2014 〈以電訪樣本資料庫作為解決原住民調查研究難題之可行性的再討論〉。《選舉研究》21(2)：147-75。

包正豪、周應龍

- 2015 〈台灣原住民選民投票參與之研究〉。《臺灣民主季刊》12(2)：1-38。

包正豪、謝顯音

- 2013 〈國民黨的原住民選舉動員：一個社會文化互動途徑的初探分析〉。《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6(2)：83-137。

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

- 1998 《跨世紀原住民政策白皮書》。台北：財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

何信安

- 2002 《原住民部落政治參與之研究－以泰武鄉為例》。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吳乃德

- 1996 〈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台灣政治學勘》創刊號：5-39。

林素珍

- 2007 《再現台灣》。台北：暢談出版社。

林聰吉、游清鑫

- 2009 〈政黨形象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1996-2008 年總統選舉的實證分析〉，《2008 年總統選舉：論二次政黨輪替之關鍵選舉》頁 177-208。台北：五南。

海樹兒·爻刺拉菲

- 2007 《原住民參選立法委員選舉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莊順統

- 2008 《阿美族原住民政治參與之研究 – 以花蓮縣光復鄉為例》。國立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陳明通

- 1998 〈民進黨的政黨形象：一項縱時性的觀察〉。第五屆台灣政治學會年會論文。台北：東吳大學，12 月 12-3 日。

游清鑫

- 2002 〈政黨認同與政黨形象：面訪與焦點團體訪談的結合〉。《選舉研究》9(2)：85-115。

鄭夙芬

- 2004 〈台灣民眾眼中的政黨：一個焦點團體研究法應用實例之初探〉。《選舉研究》11(2)：185-206。

謝順旭

- 2002 《從台灣光復後之政治發展探討政府原住民政策之演變》。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藤井志津枝

- 2001 《台灣原住民史 – 政策篇》。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Jennings, M. Kent, and Richard G. Niemi

- 1974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Adolescence: the Influence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Warren E., and J. Merrill Shanks

1996 *The New American Vo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iemi, Richard G., M. Kent Jennings

1991 "Issues and Inheritance in the Format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970-88.